

442

獨立評論

編輯後記

黑主宰 (續)

從一黨到無黨的政治

訓政應該結束了

再為說明捐新建設的意思



君達 羅隆基 胡適 壽生 適之

第一一七號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十月六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為限）代洋，不打折扣。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天津 | 上海 | 南京 | 漢口 | 濟南 | 青島 | 徐州 | 蘇州 | 無錫 | 常州 | 南通 | 揚州 | 蕪湖 | 安慶 | 九江 | 長沙 | 重慶 | 成都 | 西安 | 蘭州 | 西寧 | 昆明 | 貴陽 | 柳州 | 梧州 | 廣州 | 汕頭 | 香港 | 澳門 |
| 東安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北書社 |

再為說明捐薪建設的意思

君 達

我在獨立評論第一六四號『中國應如何挽救國難』文內，只用一百餘字，提議捐薪建設的辦法，立即收到五封熱烈贊成的來信。我在獨立評論第一六七號內，又寫了一篇文字，將實行辦法說得更為具體一些，現已收到十三位同志的來信。來信的人包括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島張家口西安鄭州浙川等處，可見對於此議熱心贊成的人是分布很廣的，但寫信的人數却尚不甚多，也許因交通緩慢，有其他的信還不及運到。而且在上列來信中有二封內說，如果此議果能實行，該處公務人員大多數都願加入，可見贊成的人實已遠較來信的人數為多。

來信中有一封從天津寄來的，把捐款建設的理由，說得甚為透澈。他說：

大多數的公務員都是中學大學畢業生或是外國回來的留學生；試問那幾個大中學畢業生或留學生沒有化過國家幾百幾千元錢？現在政府及社會都窮極了，不過政府及社會每年用於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的錢常是上千萬的，那班身受國家社會『特惠』的智

識階級，難道說臨時的少做幾套西裝，少吃幾頓館子還不肯麼？很多人想替國家效力，不過有時想效而不能效，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去效，現在規定一個『請你減輕錢袋』的方法，真可謂一舉兩得，不但自己良心上覺得對國家也效了些力，而且同時也覺得盡了一些責任，減輕了一些罪過了。

西安來的一封信內痛論一國國民亡國的慘痛，因此見到齊心救國的必要，其中有幾節很可借鏡。他特別記述明末清初時的情形：

我們試讀『揚州十日記』，十天之內殺死焚尸者八十餘萬人，其他落井投河閉門焚縊以及被擄者皆尚不在內。記的末段說：『其間皆身所親歷，目所親觀，故漫記之如此。遠處風聞者不載也。後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無事之樂，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閱此當警惕焉耳。』……再讀『嘉定縣乙酉紀事』，做官的侯峒曾黃淳耀費用闕等皆死節，北兵下令屠城，『兵丁大肆掠殺，雖小街僻巷無不屠戮，其害

亂草叢棘中必用槍亂攪，知無人然後已。……所殺不可勝記。其懸梁者，投井者，斷肢者，血面者，被斫未死手足猶動者，狼藉道旁，彌望皆是。……婦女寢陋者一見輒殺，大家閨秀及民間婦有美色者，掠入民舍，白晝當衆奸淫，恬不知愧。……我們不要說這都是古代野蠻行爲，現代不至如此，其實一有戰事有許多壞事仍不能免，只要追想庚子拳匪之亂，各國聯軍打進北京之後，官吏人民受到如何嚴重的騷擾？……我們切不要貪一日的安閒，忘了危亡的慘痛。

白：

還有一封南京來的信，對於救國的意義，講得甚爲明白。現在官吏的薪水比從前加高了，但社會上的生活程度——除極少數地方外——並未同樣的提高，所以一年之中指出一個月的薪水，大多數是不應該感覺特別困難的。不過我怕有人懷疑這一些供獻是否真能有救國的效力，在我個人認爲確是有的。我新近遇見幾位歐美外國朋友，他們談到中國情形，都以爲中國現已到了亡國關頭，試看中國國民的態度，都是如何的麻木不仁，毫無感覺！他們對中國人講話，

也許略爲客氣，但他們自己談話，有的人竟說中國人不識不知，足夠亡國民的資格。……這種觀察固然未必甚是，但試問我們究竟有什麼捐私從公的實際表示呢。……中國有許多人希望友邦的幫助，例如英國李滋羅斯來華考察，我們希望他能贊成借款開發中國經濟，或是對於中國情形能做於我們有利的報告。但事實上總要我們先有好的現象，然後人家方能有好的感想，如果自己毫不努力，人家即使熱心，恐也不易出力，何況外國政府自有他們本國的立場，也決不能完全從非救人反而受累呢。……

我們既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但總想把我們救護國家的思想從事實上表顯出來，捐薪水以辦建設便是一個最好的表顯。古人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我們現在決沒有絲毫攻擊他國的野心，我們只願親仁睦鄰，但我們却同時也要力圖中華民國的自由平等與獨立。要達到這個目的，當然必須朝野上下從多方面從速努力，但捐薪建設却是大多數公務員最容易共同努力的一個方法。因此我個人對於這個提議非常贊成，如果能成事實，我還想勸許多朋友共起加入。

事實上，對於捐薪建設，現在有一個實際困難。因為中央政府最近決定全國公務員必須捐薪半月，協助賑濟水災。我以前提議捐薪建設的時候，當然決沒有想到有此辦法，現在既有此事或者不免使若干人對於捐薪建設發生疑慮，這也是人情之常很可原諒的。但在我們個人意見，我們如果真正熱心，這二件事不妨並行不悖。我們能夠於半月薪水賑災之外更捐一個月薪水用於建設固然更好，但我們也可以只捐半個月薪水做建設用途，與賑災的數目合成一個全月。如此辦法，則負擔支出仍如前定，而賑災建設兩面都可顧到。而且賑災的捐款是強迫扣除的，而建設的捐款却是自動捐助的，亦正惟是自動捐助，所以更富有愛國救國的意思。

有幾位先生來信，只說願意勸朋友加入，熱心自極可感，但如果能立即實行勸朋友加入，則於事更為有益。你們說如果能成事實則勸人加入，但試問究竟能否成事實由誰決定的呢，還不是全看加入人數的多少麼？如果大家立即勸人加入，則人數既多當然即成事實，如果大家須等成爲事實之後再去勸人，則人數一定太少，這個提議當然不成事實了。古語所謂「事在人爲」，正是此意。我的原來提議是有百人贊成實行即算成功，便已定了一個很低

的成爲事實的標準。實際上我想肯加入的人決不止此數，惟希望熱心贊成的人們痛快進行。能否如此，便是我們對於自己志願能否痛快實現的一個試金石。這種快立志願，速即進行的精神便是獨立國民的基礎條件。我們如果贊成便當認爲我們的義務，自動盡力，決不用等他人沿門來托鉢募化。

還有幾位朋友曾對我說，這種捐款既全出自動，恐怕薪水小的人努力捐助，而食厚祿的高官反坐視不管，其結果必極不公平，我却以爲不然。這種事正是我們做國民的自動愛國他表示，並不問官階的大小，公務員的薪水固然要捐，即不受政府薪俸而做商店夥計的捐款也是一樣歡迎。我們做事只要問這件事是否應做，但不必問其餘一切人是否同做，只要問這件事是否好而有益，但切不可問是否有他人做得壞而無益。而且這個提議如果真的實行了，捐薪人的姓名每天大批的發表出來，我敢信即有若干人起初遲疑的，到後來風氣所趨，也必踴躍加入了。全國的人心或民氣好像經過冬天的邱陵坡澤，葉枯枝頹，萎靡不振，但等到春風一起，定必於最短時間內，嫩綠齊舒，生意勃發，換成另一個精神振奮的世界，現在我們所期待的正是這幾陣春風，捐薪建設又正是其中很有力的一個。

訓政應該結束了

羅隆基

我個人認定目前中國政治上最緊要的一件事是結束訓政。對黨治，訓政等問題，幾年來我曾寫過好幾篇文章，但以往的討論，多偏重政治理論。如今根據民國二十四年國內的政治環境，我再提出下面三點來，做個人主張結束訓政的理由：（一）維持政府的信用；（二）統一全國的人心；（三）提高行政的效率。

第一，維持政府的信用。目前中國的政治是在訓政時期。訓政是有定期的。民國十八年六月三屆二次全體會議決議訓政時期為六年。同一會議中並確定訓政應至民國二十四年完成。今年是民國二十四年，是訓政期滿的日期，為維持政府的信用計，訓政應該結束了！我們說這種話，我們不是攻擊黨治，我們更不是向政府要求一種什麼新的權利，我們只懇切的請求政府履行他以往的決議。中國歷史上有「徒木立信」的故事，用意在那小百姓知道政府的話是不會隨便更改的。這樣，政府的威信纔可以樹立起來。這樣，政府的一切法令，纔可以在民間發生效力。倘使我們愛護目前的政府，我們當然不希望政府在這種重大的事

件上，自食前言，失信於民。如今在上的領袖正努力提倡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的八德——禮義廉恥孝悌忠信——就有一個「信」字。政府又提倡尊孔。論語上說過「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誠然如此，政府守信，人民自然以信自守了！進一步，從九一八以來，關於開放政權，結束訓政一點，人民的確有好幾次失望的經驗。長此下去，政府的信用，政府的尊嚴，的確成了問題。倘人民對政府的信用與尊嚴，起了疑慮，這在政府是無可計量的損失。「九一八」事變剛發生的時候，黨中領袖大談全國團結，當時黨中就有人建議開放政權，擴大中政會議。其後有國難會議。國難會議最初本是開放政權的一個步驟。後來國難會議成了洛陽的一幕滑稽戲劇，開放政權之議又無形打消了。其後有提前召集五次全代大會的幾次決議，其後有提前召集國民大會的幾次決議，這都是結束訓政，開放政權的表示，後來也都無形中打消了。政府一再食言，人民就一再失望。政權不應開放，能不能開放，黨治不應結束，能不能結束，這是另一問題。政府說了話

應該算話，政府的話，不應隨便更易，這是政府信用與尊嚴所關，政治領袖不應忽視。過去的事，讓他過去。六年結束訓政的期票，如今到期了；到期就應兌現。民國二十四年結束訓政，這是十八年，二十一年，一再的決議。這却不能讓他再蹈以往一切決議的覆轍。

☆ ☆ ☆

第二，統一全國的人心。今日中國最大的病症是人心不統一。設法統一人心，是目前中國一切問題的先決問題。人心不統一，民族在精神上不成爲一個整個的團體，國家就沒有了基礎，還談得到什麼改革內政，應付外交？

統一人心的重要，用不着我們解說。「九一八」以後，大家喊「精誠團結」，這口號就足證明大家承認人心統一的重要。今日中國的問題，不是應否統一人心，却是怎樣統一人心。關於這一點，獨立評論一六三期上胡適之先生有許多很透澈的議論。他說：

「所以今日當前的問題，不是三五人合作不合作，也不是三五個小組的團結不團結。今日問題是收拾全國的人心。當九一八事件之後，政府的領袖首先謀黨內的團結，開了許久的團結會議，結果還是至今沒有團結成功。然而這四年的國難却漸漸使得國

家統一大進步了。今日政府力量之強，遠過四年前的狀況，這是有目共觀的事實。四年中政治統一的進步，並不是由於三五個人的團結，今日政府的弱點，也並不是由於三五個人的不合作。」

他又說：

「所以我主張，政制改革的下手方法是要把眼光放大些，着眼要在全國人心的團結，而不在黨內三五人的團結。能團結全國人心了，那三五人也不會永遠高蹈東海之濱的；若不能團結全國的人心，即使一兩個天下之大老扶杖來歸，也何補於政治的改革，何益於建國的大計？」

在統一人心的方法上，適之先生說：

「今日收拾人心的方法，除了一致禦侮之外，莫如廢除黨治，公開政權，實行憲政。」

適之先生的幾段議論，我都同意。我這裏却要補充說明廢除黨治，公開政權，何以是收拾人心的方法。

首先我要指出，今日中國黨治運用的方式是極不聰明的。黨是一個階級，人民仍成一階級。不止如此，今日中國的黨治，使政府與人民亦脫離了關係。政府是黨的政

府，不是人民的。政府與人民脫離了關係，人民對政府根本不相關切。

大家不要誤會，以為天下之黨治皆如是也。中國今日的黨治，與俄德意的黨治最重要的不同之點是：中國的黨治，黨產生政府，黨運用政府，黨即政府，政府即黨。俄德意的黨治，黨運用政府，黨却不產生政府，黨自為黨，政府自為政府。這種分別，有人要說是形式的，是法律的，是表面的，實質上「黨即政府，政府即黨」，中國與俄德意相同。這話我們相當承認。然即此形式的，法律的，表面的分別，在人民的心理上有絕對不同的反感。這點與人心統一，却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且先來比較中國的黨治，與俄德意的黨治的不同點。俄國政府是俄國的國民產生的。凡俄國的人民，除法律上規定少數例外者外，都有全國蘇維埃大會的選舉權。換句話說，國民都有參加政治的權利。德國政府，是德國人民產生的。希特拉的領袖地位，是人民給與的。德國的人民，依據法律，都享受政治權利。固然，德國的猶太人實際上已失落了一切政治上的權利。然而享受政治權利的人，在德國絕對不限於國社黨員。意國穆叔理尼做內閣總理，依修正的法律是向皇帝負責。同時意大利的國會

依然是人民選舉出來的。凡意大利的國民都有參加政治的權利。這種權利絕對不限於法西斯蒂的黨員。當然，我承認，在俄德意幾國，非黨員的國民實際上究有幾許政權，是大問題。那是黨治的運用問題。法律上，俄德意三國，黨不產生政府，也沒有剝奪非黨員的公民資格。

中國如何？中國乾乾配配，黨產生政府，政府是黨的。所謂幾中全會是黨的中全會。所謂幾全大會是黨的的全大會。黨的全體代表大會產生中央執監代表。中央執監代表產生政府。在中國，法律上，實際上，黨外人民都不能問政。法律上，實際上，黨外的人民都失落了公民的資格。

上面提到，中國的黨治與俄德意的黨治，他們的分別，是形式上的，是法律上的，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實質的。然而我亦說過，這種分別，在人民的心理上有不同的反感。俄德意的人民，因為有政治權利，因為有公民資格，他們對政府就有了感情，人心就統一。中國的人民，因為沒有政治權利，因為沒有公民資格，他們對政府就生了隔膜。因此人心就旁觀，就消極，就渙散，就不能統一。

有人或者要說這是書生談政治，專在法律上，形式上，表面上推求。其實不然。真正的實際政治是要拿大多數人民的心理做運用政治的指南。與大多數人民心理相違背

的政治，絕對不能成功。我確信上面分析的民心心理，是今日中國大多數人民的真實心理。改換這種心理的方法，是結束訓政，廢除黨治。

上面所分析的不過是人民心理上反感的一種。還有另一種心理，亦是今日談政治的人不可忽略的。那就是中國人民對黨治的疲倦心理，厭惡心理。絕大多數的國民，在今日聽到「黨」字就搖頭。這個「黨」字，不一定是當權在位的國民黨。人民對於任何黨大都如是。對今日中國人心有深切認識的人，大概都不能否認這個事實。這種對「黨」字的疲倦厭惡心理的原因，當然不單純。其一，中國人根本缺乏黨生活與黨活動的習慣。古訓是君子羣而不黨。因此提到「黨」字，就搖頭。其二，這種反感或者是基於幾年來黨治的經驗。幾年來黨治的成績與過錯相抵，功多抑罪多，是極可辯論的問題。即令說外交上的一切失敗，是歷史上的積因，不是黨治的過失，但不幸黨治的試驗期，恰好遇着這個倒霉的階段。人民對黨治的疲倦與厭惡，即令是極大的冤枉，這冤枉恐怕暫時也無法伸雪。目前要改換心理，振作民氣，統一人心，恐怕只有改弦更張的一途。這就是說：結束訓政，廢除黨治。

☆ ☆ ☆ ☆ ☆

第三，提高行政的效率。今日中國行政缺乏效率，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於是有些談政治的人，就以爲今日中國只要談行政，只要研究改革行政的方法，不必談那些民主，獨裁，黨治不黨治的空洞問題。我認定這是錯誤。我認定結束訓政，廢除黨治，可以提高行政效率，這點或者有人看不出來。

行政學開宗明義所注重的是政府機關的組織。我們且先分析中央政府的組織。中央政府有五院，這是根據五權分立的黨義來的。中央政府在五院之上，有代人民執行權的委員會，例如中全會，中政會等等，這是仿效蘇俄黨治的方式而來的。顯而易見，中央政府這副機器是兩個政制併合起來的，一個是民治主義的分權制，一個是獨裁主義的立法行政合權制。這兩個制度，既然依據不同的主義，自然有不同的政治理論。實際上，民治主義與獨裁主義是互相衝突的。分權制與立法行政合一制亦是衝突的。結果，我們可以說，中央政府這副機器是依據兩個不同的並且互相衝突的主義及政治理論而成立的。這樣自相矛盾的一副機器，缺乏行政效率，乃必然的結果。

我們再進一步來分析中央政治機器的矛盾衝突。大家當然明白孫中山先生的五權分立說是脫胎于西方的三權分

立說。所謂三權分立，就是立法，司法，行政三種大權，不要掌握在一個人手裏，三權應由三部份人來行使，如此，就可免除專制。

從一七八九年美國公佈憲法，直到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起首革命，這一百多年是三權分立說做政治中心思想的時期。亦可以說是議會政治最興盛的時期。議會政治的優點是防止個人專制；他的劣點却是立法牽制行政，是行政缺乏效率。共產主義者看到了這一點。共產主義者要提高行政效率，以達到經濟改革的目的，所以要推翻議會政治，打倒三權分立說。右派的法西斯蒂也是這樣，他們也要推翻議會政治，他們亦要根本打倒三權分立說。左派的共產主義與右派的法西斯主義，都是三權分立說的革命者。他們的政治方式是立法行政合一。

中國的政治制度怎樣？依據分權學說，成立了五院；依據黨治說，組織了許多委員會。依據兩個不能同時並立的政治學說，產生了一副政治機器。這副機器比世界任何國家的政制都複雜。在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有立法，司法，行政上分權的機關，却沒有黨治的那些委員會。在蘇俄黨治的國家，有了許多委員會，却又少了分權的獨立機關，中國兼而有之。這不止是財政上的不經濟。只此重疊

複雜的組織，就足以制行政效率的壽命。中國這幾年來，政治上許多事件不能有成績，這是主要原因之一。今日中國政治上一切改革，應先從提高行政效率着手。提高行政效率，應徹底改造中央的政治機器。改造政治機器，却須結束黨治，廢除黨治。因為取消五院，取消一切委員會，都應以結束黨治為先決條件。

中央政府行政上缺乏效率，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政治學上所謂「分贓制度」。黨治存在一天，黨中總不免把國家的政治機關——甚至於非政治機關——看作一黨的私產，可以用來報酬「革命有功」的人，或者報酬攀龍附鳳的人。這或者就是政權不能公開，黨治不能放棄的許多原因之一。平心靜氣來說：國家經過一度革命，「革命有功」應有相當的酬報，亦是情理之常。古今中外都如此。這或者就是實際政治。但酬功是一件事，怎樣酬功又是一件事。用政府行政機關的職位，做酬功的禮物，這在國家的行政效率上犧牲太大。並且我們大家當然承認，革命自有高尚的目的，其目的絕對不是革命者的高官厚祿。其次，政權是心血頭顱換來的，不過流血斷頭的革命者，已經做了犧牲者，已不能居高位，食厚祿；今日居位食祿者，絕不是流盡心血，斷了頭顱的人。況且革命取得的政權，非

有再度革命不能放棄，如此，則國家歷史是循環的革命，是永遠不斷的革命，國家即不成其國家了。

這段話或者離題太遠，我的用意却很明顯。今日中國的行政急待整理，行政效率急待提高。訓政不結束，黨治不廢止，國家政治機關終久是黨中酬功報德的禮物。在憲政之下，政府是全國人的政府，組織可以因事為政，人員可以因位求才。駢枝機關，可以裁撤，多餘官吏，可以遣散。而公家事務的管理自然合理化了！

從一黨到無黨的政治

胡適

最近幾個月，因為中國國民黨六中全會和五全大會的召集有了定期，關心國事的人頗有一些關於政制改革的討論。這些討論之中，引起最多駁論的是放棄黨治開始憲政的主張。大公報也曾有過這種主張，我在獨立評論（第一六三號）上也曾承認這是改革政制的大路。我的主張是很簡單的，我只希望現在審查中的憲法草案能提早頒布，國民黨連年對全國聲明的憲政諾言能早日實行。這種主張並不是我們向國民黨「乞求」憲政，只是我們對於當國的政黨的一點友誼的諍言。我們不期望一個堂堂的政黨失信

☆ ☆ ☆ ☆

上面說過，對於訓政應該結束，黨治應該公開的理由，不止這幾點。其他許多理由，或者別的人已經說過，或者我自己從前在別的文章裏說過，這裏似不必重複敘述。至於訓政結束，黨治開放以後，中國的政制應走什麼道路，畢竟還是第二步的問題。第一步，黨中賢明在六中全會前，在五全代表大會前，應澈底認識的是：訓政應該結束了！

於全國，也不期望一個堂堂的政府兩年來大吹大擂公開徵求討論經過幾次修正的憲法草案居然變成兒戲。

批評這個憲政主張的人，大致是懷疑憲政實行時全國人民程度還夠不上做憲政之下的選民。例如陳之邁先生說：

沒有現代經濟制度所造成的交通便利，貨物交換，優美普及的教育，參加政治的閒暇，而希求吃草根樹皮觀香粉的芸芸衆生侈談內政，關切外交，監督政府，是人之常情所不容許的，無論你願如何變

美憲法。(獨立第一六六號)

我們忍不住要問：沒有這些摩登條件而希望一黨專政的成功，是不是常識所容許的？憲政不是定要一蹴就做到「芸芸衆生」的普遍選舉，也並不希求「芸芸衆生」一時都來「修談內政，關心外交，監督政府」。即如憲法草案裏規定的人民四年一次或兩年一次的選舉權，也不過是每縣選出一個國民大會的代表。這點責任，比起現在各地黨員推舉出席全國代表大會的黨代表來，也不見得繁雜許多吧？

我個人觀察這七八年的黨治，不能不感覺今日的黨治制度決不是孫中山先生的本意，也許不是首創國民黨的領袖諸公的本意。國民黨原來不認一黨專政是永久的；黨治的目標是訓政，是訓練民衆作憲政的準備。七八年訓政的經驗，民衆所得訓練在那裏？在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想想：絕少數的人把持政治的權利是永不會使民衆得着現代政治的訓練的。最有效的政治訓練，是逐漸開放政權，使人民親身參加政治裏得到一點政治訓練。說句老話，學游泳的人必須先下水，學彈琴的人必須先有琴可彈。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訓練。

還有一些懷疑的人以為憲政必須是許多政黨競爭的政治

，所以有人憂慮「到重演民初黨派合縱連橫的怪劇」，也有人憂慮到「造許多飯碗給自命不凡的愛國之士去享用」。

依我這個門外漢的觀察，這種顧慮是不關重要的。民國初元的政黨怪劇都由於當時人迷信民主政治必須是政黨政治，所以大有畫老虎畫成了狗的怪現象。二十多年的世界政治趨勢，使人們對於政黨政治的迷信減低了不少；在這個本來厭惡政黨政治的國家，對政黨的信用更減低了。我們可以預料在將來的中國憲政之下，政黨的競爭必定不會很熱鬧的。試看這四年的國難之下，國家意識越增高，黨派的意識就越降低，這不單是中國一國的現象，世界各國（包括德意志）的「全國政府」的傾向也是有同樣的意義。有遠識的政治家應該抓住這種大趨勢，公開的建立「國家高於一切」的意識，造成全國家的，超黨派的政治。況且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如果真能逐漸實行，也可以防止政黨政治的流弊。依我個人的看法，五權憲法的精神是「無黨政治」的精神。五權之中，司法當然應該是無黨的（在文明的國家早已如此，法官與軍人都是無黨的）。考試權也應該是無黨的：考試的意思是為事擇人，只求得人，不應問人的政治派別。（在這一點上，英國

的文官考試制度最可取法。)監察權也當然是無黨的：監察制度起於「鐵面無私」的監察御史，內不避親，外不避仇，何況黨派？剩下的只是行政和立法兩權了。立法一權，在外國屬於議會，而在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裏，議會的督問彈劾權已劃到監察權去了，分贓式的任官承認權也被考試制度替代了，所以立法權只成了一種制定法律和修改法律的專門技術事業，這當然也可以無黨的了。所剩的只有行政一部，然而一切事務官如果全用考試制度，那麼，

行政權的絕大部分也可以不受黨派政爭的支配了。所以，如果將來的憲政能夠逐漸實行「五權憲法」的精神，中國的憲政大可以不必重演政黨紛爭和分贓的老路。從一黨的政治走上無黨的政治，使政治制度在中國建立一個足為世界取法的特殊風範，這似乎是孫中山先生的本意，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吧？(大公報九月廿九日星期

論文)

黑 主 宰

(續)

壽 生

毛寶習武有二十幾天了，師徒的感情也一天厚似一天了。王道人說：「毛寶，學武講解是很要緊的，以後你每晚上來我給你講兩個時辰。我的本事是從我的師父全然道長煙舖上得來的，我也同樣教給你吧。」毛寶聽說，好不高興！第二天又送一百兩煙。靠煙盤子本來就是一種很好玩人人愛的事，加以這道長「丹房」雅妙，煙行頭講究，就分外引人了。硃漆套盤裏是走花的白銅盤；點着安順出的上好的透花燈；白菜頭的燈罩上戴着赤銅的火口；溫玉般的梵淨山花石的打煙石；四五寸高的細瓷煙缸一排；

大大小小的銀的象牙的包金的小煙盒十幾個；白銅鑲紅銅花的煙灰盒；銀把拚漆的煙掃帚；鍍煙刀；銅煙杵；水磨黃楊木的蒙斗花盒，盛着印江夾紙作的蒙斗花；白銅紅邊的燈花盒裏插着很細巧的燈花剪；小瓷盤放着抹斗帕；雲南銅頭銅頸象牙柄的挖煙刀；五彩的煙水壺；赤銅的炒煙鍋；瑪瑙架上放着紐絲的煙籤子，挖耳頭的煙籤子，籤的尖梢一寸多高處帶球的煙籤子；一串小銅盤上放着張老斗子，蒙自斗子，硃砂斗子，金星斗子，思茅斗子，遵義土斗子，永香斗子，關松斗子，晉斗子，甕安銅沙斗子，遵

義白石花斗子，葵川豬肝紅石斗子，梵淨山三鑲石斗子，風窩斗子，另加風窩的斗子；裝燈心火柴之類的地陰沉木小櫃子，與說不盡的小玩意，五光十色，各得其位的擺了一盤。那黃楊色，櫻桃色，栗子色，咖啡色，火炭色的五枝大小不同長短不齊的懷槍睡在煙盤邊更是愛人，都是雲南上好的三色銅台子，銀包玉的底座。還有一枝小小的壺壺槍牌委似的在那兒作擺樣，借以說明這套煙具是應有盡有了。襯以古雅的大木床，印江托花墊單，四川錦緞被窩。在這樣一個煙榻上橫靠着一個着黑色道袍，龍標布襪，挽盤龍髻貫以班竹簪，臉清瘦，鬚鬚疏朗的老道，悠悠然的打煙，悠悠然的吸煙。自己就靠在他的對面，聽他時說時輟的教誨，這已夠使身心軟和了。稍覺須要動一動就去窗前站站；這丹房是在舞佳巖的頂上，兩面是參天的古木，滿林雀巢，一面是臨城的大道，一面可以俯瞰滿城的糧庫峰落壩與滿城的輔鎮新場，白天黑夜春夏秋冬無時不宜憑窗眺望放耳遠聽。這是多麼令人神蕩的一個神仙境界！一來幾天，毛寶就覺煙榻上的講解比房外的「運動」有味了。

起初幾日是王道人自吸他的煙，毛寶自靠他的煙盤子，或者看小說或吃點師父解煙喉的水果糖食，王道人也不叫

獨立評論 第一七一號 黑主宰

吸煙，也不說你不可吃，也不說煙的好歹。後來浸淫日久，毛寶自動的玩起打煙石烟籤子來了，王道人也時或灑一句「愛玩可以打口把玩，只要不吸，打玩沒什麼」。於是毛寶天天都愛打烟玩。起頭打不攜，幾天功夫公然打得成口數了；又學往斗子上栽，幾天後栽也栽得上了。他樂得什麼似的，覺得自己已學會一把手藝了。既打得成烟了，兩師徒高興的時候就徒弟打師父吸，玩得蠻上勁。而毛寶對煙盤子戀戀之情也更甚了。煙，毛寶在平時還未吸過，只有一次害病他父親打口烟給他吸，被噴得什麼似的，到底烟味沒嘗到。在一晚上老道吸陣烟就閉上眼睡去了，毛寶就一個人反手打烟玩，玩陣玩起興頭了，就打口煙栽上斗去對準燈想試吸一口，烟子才一入口就噎起來了。老道睜開眼知道是他在吸煙，冷冷淡淡的說，「初吸煙是愛嚇，」又閉上眼了。毛寶見師父醒了還有點惶恐怕要被罵，今見他不罵胆子就大了。第二夜又試了一口。老道也放口說，「一晚玩煩了，吸口把玩倒沒甚關係，不要多吸就是了。」這樣在老道捏一把放一把之下毛寶就吸起煙來了。練武成了第二要件，靠煙盤子成了必修科了。今天一口明天兩口，一來兩月毛寶有點花花癡了。一晚上老道沒有喊他吸，他竟周身不自在起來，看看他要殺不住了，老道才說

「要吸吸呀。烟近來消耗多了。」毛寶得救似的拼命抽了幾口。他也懂得師父的話了，第二天又僱送一百五十兩烟來，一百兩作送老道的禮，五十兩作自己的份。師父也不置可否。毛寶見師父不說話胆子越大，任情大吸起來。凡初上癮的人最貪烟，成天只想吸。又是兩月，毛寶的烟就大吸開了。武藝的事也就漸漸忘了。性情一天比一天溫和了。好靜不好動了。師父每日講的也是「煙藝」了。

「師父，你們怎樣燒烟不燒烟老點着燈？」「這叫做燈癮呀。要戒烟的話，烟癮易戒，燈癮還難戒些。不吸烟的人要靠烟盤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盞燈。在烟舖上愛這盞燈，就如冬天愛火棧，你看冬天沒有爐火一家就像沒個捉摩了。這燈就是整個烟舖的生命，要沒有牠烟行頭再好也如死了的西子了沒有其味道。你不信把燈吹息你看，——扑——你看整個屋子都像死了，什麼斗呀檯呀全失去光彩了，我們兩個白名白眼躺着還有其味，不是燈一息什麼都沒有個起落嗎，要把燈點起，莫說兩個人，一個人也鬧熱完了，盤子裏的樣樣都活了，就拿着一個小烟盒也可同牠談半天的心。你說對吧？快點上。所以吸烟還在其次，玩燈是最大快樂，許多學問在這燈前換出，許多想不出的機謀在這燈前出現呢。烟燈照出的世界廣大美麗得很，不

然誰還吸烟這一天守着牠。東門羅玉林孝廉是個對於易經大有研究的人，他死的那天筆去回來還叫家人把烟燈擦亮了才落氣夠！」「從前我總覺烟盤子好玩，不知爲什麼，現在知道了。」「有三更天了，肚子有點餓了，我們拿點板栗來燈上烤吃玩。」「烤得熟囉？」「烤得熟囉。——好玩得很。」「板栗不愛消化裏氣，夜半三更的吃了睡起要得？」「你不知道，不管三更四更，睡起躺起，不論吃什麼，吃後幾口烟，無事不了了。拿栗子來。」「這真有趣。」「你拿這幾個去用籤子穿上吧。車去車來的烤。等我先烤給你看。」——捧——「好玩，炸了。」一陣功夫兩師徒烤得黃焦氣沖沖的二十幾顆板栗。這只能作小點吃，不能算飽，燒了一氣烟，他們又拿幾個冷肉包子來烤吃。老道又用錫缸裝上冷茶在燈上炖熱了喝。「毛寶，今晚上不再給你東西吃了，明晚請你吃新鮮玩意。就是用麻糖——要包谷熬的來統在籤子上在燈一燻了吃。麻糖在燈上燻他像煙樣發陀，等燻得黑黃了，拿來吹一吹，用手一抓就把那層燻焦的皮子抓下來了，吃起又香又甜又焦，這福不在煙舖上享不到，別的燈有油煙呀。」

這真是有趣，烟燈可以作出這樣多把戲來。毛寶第二天下午兩點鐘起床，家把裏所餘的五大碗烟全數拿起就到

玄天觀去了。兩師徒在烟舖上吃了飯，燒了一氣烟精神抖發。王道人說：「毛寶，現在同你講打烟法。啊，打烟的樣範多得很，今天只講，以後再教你一天練一樣。像我平常打的不算什麼，你打的那樣還是牛屎把。打得好的的一種叫『燈盞窩』，就是烟的頭頂上成一個燈碗的形式；打法是把烟已打緊了再把烟在打石邊上擡得很平，然後用力勻勻均均的打幾轉，這樣就一轉一轉的高上來成一個窩了。一種叫『火炮頭』，牠與燈盞窩不同處是燈盞窩的邊是一層一層的高成功圓圓的高，牠是只有一層突然高上來就如平地起一團牆，恰似個火炮的頭頂；打法是把烟打緊了把烟頭在打石邊上弄平後，一轉打起那一層邊來，這顯難打好。一種叫『方烟』，打起就如一根方柱，四角明顯的，吸的陣要離火遠點用力吸，烟一層的邊進斗裏去一點不破壞方的形式。一種叫『樹連鞭』，一口烟打成多少節。一種叫『龍鳳眼』，這難打，要先打緊一口很大的烟，再把牠分成兩段在籤子上，上面的一段有下面的段十分之一的樣子，先把上段打成球形，再把下段打成一個大屁股的寶塔形，然後把球推去挨近下面的，用力把下面的寶塔屁股打幾轉，就成一個燈盞窩把球包在裏面了，吸的時候球還要動一動呢。一種叫『蛤蟆跳井』，打一口大而短

的烟成碗狀，在此碗邊上用口水黏上一小顆先燒好的烟，吃時用氣力一吸，小烟顆被吸就跳入碗內滾一轉而入斗了。一種叫『二龍搶寶』，打兩個半圓柱形的烟柱，一位在風門的右邊，一位左邊，二柱相隔一線，在二柱間鬆鬆的放上一小顆燒好的烟丸，吸時用盡力一吸，則此九下落而二柱合。一種叫『觀音坐蓮』，打一口碗形的烟，將籤子燒紅在那上面烙出蓮花瓣的樣子，在一花瓣上黏一燒好的烟做的觀音，吸時先吃花後吃菩薩！還有節節高，花牌坊等等。啊多嘍！這些都是在癮過足後弄玩的。在癮發得登時要一氣吸個痛快，只有『連珠炮』了。那就是打好一口脫一口下烟籤子來不栽上斗去，打幾口放着，癮發時就一口一口的上上斗去不放槍的一氣吃個滿。槍吸熱了就不好吸，要槍多，這枝吸陣，那枝吸陣，烟子進口都是涼的才好；不用說烟斗更要常挖常換。——十幾年的陳烟那涼味才是呢！你還要知道，烟籤向上滾的叫打上樹烟，向下的叫打下樹烟。」「師父教我，師父教我！」「這個自然。」「師父，什麼叫『老牛犇犇』？昨天我伯伯對我說：『毛寶，你已帶烟容了，才上癮幾個月就這樣子，是老牛犇犇吧！』什麼叫老牛犇犇？」「啊，除了我們平常的吃法有老牛犇犇與『過河煙』，老牛犇犇就是用力一口氣把一

口煙吸完到肚，然後慢慢的從鼻子裏把烟子放出來。這老牛犇椿有些老嫗客在放出烟子還要咳一聲呢，這一咳把烟子噴進肺了，好看實。這老牛犇椿是年青人氣足或癱發時吸的。過河烟是癮過足後吸玩的，隨吸隨換氣放出烟子。還有吸烟法要吸出個門來，如吹洋號唱軍歌。「我就來吸口老牛犇椿。」師父，怎麼我在二伯家吸烟沒有你這裏好呢？他們也是陳烟呀！」「我告訴你，他們那烟那里成，我這是漂過的，還放得有甘草綠豆枸杞……熬好後還要叫道童打幾千「起子」(起烟用之竹片)，一缸烟要埋在地下三兩個月才取出來吃。他們那個那成。這些還沒教你呢，慢慢來。」「噯噯噯噯，師父，說說吧，什麼叫漂烟？」「好，就告訴你。先將一二百兩烟煮好，用上好的夾紙幾層濾過，將這濾過的烟水加進比這烟水爲多的清水裏，用竹片用力打激，打得白泡大起後放着隔一夜再將泡子除去，又濾過，然後在銅鍋裏熬，熬得乾得不可再乾了，就將鍋小轉使火直接燥烟而起泡，最好整鍋起一大泡，泡起即將鍋翻轉來，把早先熬好含水分多的清烟加入去，用竹片調和後挑而擊之，直打至烟變黃色而止。這叫漂烟。告訴你呀，我吃的烟不特是漂烟還是漂酸烟呀，你想想，不是吸起酸香酸香的嗎。酸烟是埋在地下成的。若有老嫗

的酸烟缸，只要裝進烟去幾天就成了。」這一氣話，更說得毛寶心花怒放。大凡烟哥，烟未過足時你要他嘴張一張都難，烟一過足他的話頭一打開就無窮無盡了。王道人坐起來喝了一口茶躺下去看見了床架上的吊板，又說：「狠，吸煙哪，講究的莫說熬烟認真，就是放烟行頭也有分寸不亂放，要放在高處，因為牠是很高貴的呀！牠們是在貴人之手的呀！就如永香斗子吧：從前有個大富人家，有個很美麗的丫頭叫永香，她爲老爺看上了就被收作了姨太太。那晚太太不容，永香生了一個男孩後不久就被撞出了。孩子自然是太太扣下了。這永香從小學得有一把燒斗子的手藝，她就以燒斗子過活，這斗子就叫永香斗子。永香斗子吸起又醜又不燒灰，不久就出名了，人人都要買個永香斗子吸。後來永香的兒子點了狀元，把永香迎去作老夫人，永香斗子就絕莊了。狀元公一天在街上聽得好些人說，「我們找永香妹玩去！」心頭很奇怪，一打聽才知道「找永香妹玩」就是說去燒烟。狀元見人們這樣輕薄就歡喜要收回永香斗子。從前是賣幾仙錢一個，他出一兩銀子一個收回。收回了好多人些才曉得可貴不賣了，但是未收回的也不多了，所以現在這東西很難得。你看噯，烟斗子是狀元公的老夫人造的，高貴不！」毛寶聽呆了。把永香

斗子玩得又玩，問，「現在要多少錢一個？」「好幾十元。」「狀元老夫人做斗子，烟行頭真高貴！」

毛寶努力烟癮一混已過他父親的週年了。趙團長已做旅長了。他師徒兩個的感情已融洽到無事不可說了。毛寶因為給他爹除週年三天沒得到玄天觀好不難過，道場一完他就跑來了。「師父，我給我父親那靈房紮得真好，你沒見，尤其那套烟行頭做得像。你老人家這幾天玩些什麼？」「什麼也沒玩。你孝心好，老太爺定歡喜。」兩師徒說

說笑笑的你一口我一口三天不見面更上勁。師徒燒到半夜精神煥發的時候，老道說：「毛寶，烟舖上的花樣你還未玩全呢。」「什麼？」「花烟你沒吸過吧？」「還不知道什麼叫花烟呢，你老人家又不說還問人！」「就是找個會打烟的年輕美貌的姑娘來作托手開托。」「那裏找去？要有，你老人作德叫我嘗嘗新。」「有錢買得鬼推磨，只要你舍得錢就今晚叫人給你找個來，哈哈，要算你們年輕人聽不得話，哈哈。」「可以可以，你老快叫人去！」毛寶正二十歲的青年雖吸烟又那里經得起勾引。姑娘叫來起頭倒要打烟，後來漸漸眉目手脚不規則起來了。到雞叫的時候，老道說：「西門陸老爺請我給他爹誦開口經，要晨時才完，你們兩個玩着我上殿去了。毛寶，這經才五十塊錢一

次，不過是應酬朋友倒不要緊。」師父出房後，毛寶就闖入深坑了。第二夜那女人又來了，毛寶只盼雞叫。到雞叫了師父又不走，還摸摸扯扯的比毛寶還上勁。毛寶慌了問，「師父，今晚不念經？」「陸老爺就請一晚上。」毛寶周身不自在了。老道說：「你若要替老太爺念，我當然不能推辭。」「好了今晚就請師父先誦一夜。父親得你老誦經，我也安心了。」這樣半月，毛寶背着他母親偷當起田地來了。

書記的第二週年早過了。九月中旬蒲城四面八方是打穀的吼聲，每天挨黑的時候滿街是送穀進城的農夫。書記太太一心一意的忙着收穀。毛寶還是天天走玄天觀。書記太太見兒子烟癮已深，性情也大變，反覺安心了些，雖說是從前體強力壯的兒子現在已成了一架枯體。唯一使她奇怪的是爲什麼到這時候了才收進幾十挑穀呢，往年這時候三百多挑穀快收完了。天天候人來叫下鄉分穀子總不有人來。一天她正在納悶，走來一個隣人說：「三先生娘，你怎樣還不去附城陀分穀子？我才從那里過見你們的田頭已打好十幾挑了。」「噫！沒有人來叫呀！是那裏的話！這東西些吃迷魂湯了。」急叫女兒預備送人的飲食，自己打着洋傘趕去。來到田邊果然見在打穀。那頭的河溝坎

上還有西門陸太太帶着個少爺在站着。她以為她是過這里在看玩。急喊那老佃戶來罵：「你吃迷魂湯了，穀子打了不去叫入！」「……………三，三先生娘，這從那里起的！這叫怎麼做！毛寶哥叫我去叫陸家，還說我要多嘴多舌就給我套傢伙，毛寶哥的脾胃我還敢不依，我也不知是爲什麼，三先生娘這個才是焦人呢！」啊！半天的雲霧揭開了，她明白沒人叫分穀了，一急一暈一跌就掉下河溝去了！農夫抓一爪沒抓着。九月間的小河溝都是乾的，那全是石頭的河床灰仆仆的滿是石梗石刀朝天，到農人打堆下河去看時見她倒觸起躺在一個石夾夾裏，後腦已被石頭撞破了；他們亂腳亂手的把她抬回家去，又壓根連外科醫生這話都沒有在那地方，她不到兩點鐘就死了。當她被抬回的陣毛寶還在睡呢。

毛寶安葬他媽去一筆錢。他妹妹的婆家見毛寶這樣子他媽又死了，就不管禮不禮催着就把他妹接過去了，又花一筆錢。

毛寶現在是一身無牽絆的人了，雖說有叔子伯爺，但是已各立門戶誰也不能管誰不願管誰了，更唯所欲爲。漸漸三天五天不回家由用人看屋，在亥天觀死關打眼。今天出賣這份田，明天出賣那份田，到書記三週年時已只辦幾

間街房了。這時的王道人常常十天半月的出外訪道友拜名山，毛寶才自己置行頭在家燒烟，賣房子度日。不一年只有自己住的屋了。自己住的房子不能賣，賣了無處住，就賣傢俱，傢俱完時只有打房子的主意了，起先下不當緊要處的瓦來賣，瓦完了就下板壁，「沒有開口的單刀」就成了下板壁的利器。板壁下完時用人用不着了打發開，「賣屋」！於是去親戚處這家挨幾天那家挨幾天。起初他身上到底有賣房子的錢且是剛落泊下來故肯招待，到日子拖長錢用完時親戚處都下逐客令了。這時的毛寶只有進破廟了。又混了半年連一頓飯也難得招待了。他這才想到「戒烟」！但才一天不吃，就周身如鬼嘴不自在，「一天」就受不了了，「一天」他就不能「忍耐」又吸了。這一吸「才管到烟滋味！」他說，「周身舒泰任何事都忘了。」經這一次，毛寶就寧可不吃飯要吸烟了。然而也就成功了個半討口的不叫「老爺發財」的叫化了。

毛寶一天把東岳廟雞脚二爺的舌條偷來躺在一個破瓦橋上刮那上面的烟來在觀音龜裏燒吸，他的一個老輩從那裏過看見了，說：「毛寶，你怎樣在討口了還只顧吸烟！」「二伯，要不爲這口烟那個來討口喇！」

編輯後記

適之

△君達先生的「全國捐薪建設」的提議，登在獨立評論第一六四號和一六七號。在第一六七上，他擬有五條辦法，大致是全國公務員自動捐助每年薪水的一個月，由全國經濟委員會收存保管，並聘請九位專家組織評議會來審定用途，監督用款。

△丁文江先生曾說，君達先生「如果在中世紀，一定是一個苦修的聖者。」其實他活在這個摩登的時代，還是一個苦行的聖者。現在他的提議只是勸我們大家都顯出一點點中世修士犧牲精神，來幫助國家多做一點點現代建設事業。他這種熱誠，我是很贊成的。但他在第一六七號裏曾說：「這件事最好由大家自動的熱心進行，不用說是爲姓甚名誰的任何人所發起。」這一點我不贊成。我以爲君達先生既然得了不少贊成的回信，他自己應該負責去和全國經濟委員會商量定妥，由經委會指定負責收款的人員，並明白布告全國。君達先生以爲何如？

△羅隆基先生在七八年前就主張放棄黨治建立憲政了。現在他爲獨立寫了一篇「訓政應該結束了」，還是繼續

發揮他多年來的主張。關於這個問題，讀者可以參看獨立上登載的一些主張不同的文章：

陳之邁：政制改革的必要（一六二號）

錢端升：對於六中全會的期望（同上）

胡適：政制改革的大路（一六三號）

君衡：當前的三個問題（一六四號）

陳之邁：再論政制改革（一六六號）

劉博崑：政制與群衆（一七〇號）

△壽生先生的「黑主宰」小說，本期登完了。他這篇小說告訴我們鴉片煙的迷人，不光靠鴉片煙本身，還靠那一大套精緻奇巧的傢伙，幫着造成一個迷人魂魄的頹廢環境。這篇小說很可以作鴉片毒禍的史料看。我們常想：中國大部分的民族都顯出衰老的狀態，需要新血脈的灌注，而這種民族新血脈的一個重要來源當然是那同化較晚的西南各省。所以四川雲貴各省受鴉片的毒害，等於斬滅我們整個民族的新血脈的來源，是絕對應該趕緊掃除淨盡的。

小學生 分年補充讀本

約預售發

▼按照小學課程標準作業要項編輯
▼各年級兒童均有適當補充書可讀

本書全照按照小學課程標準作業要項，分年編輯，包括衛生、體育、國語、社會、自然、算術、勞作、美術、音樂等門類，每冊內容務使適於各科目各學年的程度，並載也隨各學年作業範圍之繁簡而比例增減，各書程度銜接，力避脫離等。茲將本書的內容和形式說明於次：(1)分量：一、二年級各八十冊，三、四、五年級各一百冊，五、六年級各一百二十冊，合計六百冊。(各級各科的冊數比例詳見目錄)。(2)文字：全書用白話寫成，淺顯易懂。一、二年級以圖畫為主，輔以簡短明白的文字，所有國語科讀物，都添字旁，加注音符號。(3)形式：全書大小與小學生文庫和幼童文庫相等。一、二年級各書用一百三十磅特厚新聞紙彩色精印，楷書字體，三年級至六年級各書用上等新開紙印刷。三、四年級各書用三號字排印，五、六年級各書用三四號字排印。

定價
預約價
郵運費

分十二項如下表：
(本書大部份為編者之稿，其小部份採自幼童文庫及小學生文庫，凡已歸兩文庫或其中之一種者，得按照「老」以下之各項辦法，查照重復之書。)
(預約期) 十一月底截止
(出書期) 全書於二十四年十一月月底及二十五年三月底分兩次出齊，每次出三百冊。

編者：徐應和、沈百英、呂金錄
(主編)：周建人、殷佩斯、繪景源
宗亮寶、周建人、殷佩斯、繪景源
附贈目錄印另

訂購項目	冊數	定價	預約價	各行書局運費
(子) 本書全部	六百冊	六十元	三十五元	五元
(丑) 一年級用書	八十冊	八元	五元	七角
(寅) 二年級用書	八十冊	八元	五元	七角
(卯) 三年級用書	一百冊	十元	六元	八角
(辰) 四年級用書	一百冊	十元	六元	八角
(巳) 五年級用書	一百二十冊	十二元	七元	一元
(午) 六年級用書	一百二十冊	十二元	七元	一元
(未) 除幼童文庫已備用書	八十五冊	八元五角	五元	七角
(申) 除幼童文庫已備用書	五百廿五冊	五十二元	廿七元	三元
(酉) 三四五年級用書	三百零四冊	三十四元	十七元	二元
(戌) 除小學生文庫已備用書	十四冊	十四元	廿五元	三元
(亥) 除小學生文庫已備用書	三十九冊	三十九元	廿一元	二元

▼商務印書館編印